

青春夢·純情夢

2012青春影展概述

文／藍祖蔚 《自由時報》副總編輯 攝影／林韋助

青春的容顏，青春的身影，孕藏著世界男女的夢想與祈願，2012年台灣文學館舉辦的青春影展提供了八個解讀青春的觀察角度，細細品味，也是一個難忘的夏天了。

每個人都曾經青春，青春只有一回，格外讓人珍惜，但是每個人對青春的認知各不相同，青春可以是熱力四射的當下，青春亦可能是苦澀的挫敗，青春可以是忐忑的啟蒙，青春亦可能是大膽的反叛，青春讓人眷戀，青春亦讓人燃燒，從青春切入的電影，雖可幻化成各式變奏曲，卻都在歌頌著人生最短暫也最燦爛的青春。

2012年台灣文學館舉辦的青春影展就試圖從童年的回憶中，開始勾勒與編織出青春的各種身影：

第一樂章：牽成我的愛

我們都曾經年輕，亦都從無知中茁壯，成長路上有人提攜或者指引，最讓人感念，即使只是短暫的夏天或者童年，他日撥拾回憶時，想起曾經在暗夜牽引的手，想起在饑餓時餵食的手，總是苦多於甘。

日本名導演北野武曾在他的自傳《菊次郎與佐紀》中坦承：「我的人生似乎就是和母親的抗爭。」只因為在貧苦年代的窮苦家庭中長大的他，從小就面對著掌控家中大小事的母親陰影，對母親一直心存敬畏，但他卻在1999年拍出了一部動人的親情電影《菊次郎的夏天》。透過小男孩正男從淺草到豐橋的600公里路程的尋母記，宛轉訴說了縈繞在正男心中的親情思緒，但是全片真正的靈魂卻是那位終日遊手好閒、混吃等死的菊次郎，他雖然粗鄙如流氓，好賭擺爛如無賴，卻也在男孩的純情引領下，喚醒了躲在靈魂角落的稚子情懷，一趟男孩的尋親之

旅，最後卻成為兩個男孩（菊次郎的內心，還像是個長不大的小鬼）的天倫平行線。

一切就如北野武所說的：「一個人是不是長大成熟，由他對父母親的感情方式來判定，當你面對父母，覺得他們『好可憐』，『很不容易』時，就是邁向成熟的第一步。」《菊次郎的夏天》中，誰最讓你疼惜？誰就得著了最豐沛的成長能量。

北野武的《菊次郎的夏天》像是一幀青春水彩，台灣導演王育麟的《龍飛鳳舞》則是青春的炭筆畫。

《龍飛鳳舞》的主軸是台灣歌仔戲班的飄浪奮鬥史，一個戲班的當家小生出了車禍，不能拄著拐杖上台演出，只能靠替身上陣，卻不能讓金主知道，挑來挑去，找上了容貌近似的環保隊裡打掃馬路的小雜工奇米。打鴨子上架的奇米，看似半路出家，卻在邊學邊唱下，竟然很快就能粉墨登場了。

電影顯然採用了美國文豪馬克吐溫名著《乞丐王子》的架構，演出一場虛實難辨、身分迷亂的舞台劇，但是這位「乞丐」奇米的真實身世，卻是一位從小跟隨花旦母親，跟隨歌仔戲班南北演出的孩子，傳奇的戲班都有說不完的花果飄零故事，他們南北走唱，感情世界卻是千瘡百孔，不但找不到停泊港灣，更讓無辜孩子跟著流浪江湖，奇米的飄零人生恰恰就是戲子人生的縮影，更符合了電影主題曲「牽成阮的愛」的歌詞所傳唱的悲情：



八場次的影片放映，搭配三場映後座談，分別邀請（左起）王育麟導演、楊秋伶女士、劉慧君女士、陳芯宜導演、陳大璞導演、策展人藍祖蔚，試圖從童年的回憶中，開始勾勒與編織出青春的各種身影。

有時甜蜜 有時苦痛 人生一齣戲
 台頂搬戲 台腳看戲 替換無了時
 彼時快樂 今日悲傷 嗆人會懷疑
 過時的空虛 紆卒的春天 猶原編編纏

奇米最後回到戲班，找到了生命的歸宿，但是戲班裡另外亦有團員因為感情紛擾，攜子出走，另投他團；同時也還有未婚生子的年輕團員……他們的人生，不都像是奇米人生的另一闕變奏曲？未來的歲月裡，等待著誰來「牽成伊的愛」呢？

第二樂章：記憶的重量

人有記憶，才比較得出美醜與甘苦，但是記憶卻也常常騙人，有時候是選擇性的留存，有時候則是徹底的斷裂；有時候是生理的刻意烙印，有時候則成了心理上的逃避；有時候是病痛讓我們遺忘，有時候是想留卻也留不住……

由台灣四位新生代導演姜秀瓊、陳芯宜、何蔚庭和沈可尚聯手完成的《昨日的記憶》，關切的是台灣社會上日益頻繁出現的議題：老人失智症。本質上，那是一種很難抗拒的疾病，一旦來臨，就難以閃躲，受影響的，不只是患者，家人亦不堪其擾。然而《昨日的記憶》最不俗的成就，卻在於全片避開了傳統的疾病主題，而是以人間交響樂的方式，開啟了病痛人生的全新視野。

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找不到記憶的門，是失智症

患者經常出現的現象，適用失落與空白來呈現他們的心靈狀態，姜秀瓊替《昨日的記憶》所打造的《迷路》這一折，就對「失去」的主題，寫下另類的生命觀察。失智的爺爺走失了，負責照顧他的張震固然焦慮，生活中卻有了意外的空白，原本沈重的負擔驟然就失重了，「失去」因而有了雙重惆悵。但在此時，他卻巧遇了昔日戀人隋棠，目睹了她帶著孩子書寫日記的親密互動，也就憶想起過去在愛戀時光下曾經有過的青春日記，姜秀瓊此時悄悄又開啟了另一個記憶議題：有人無奈失智，有人確是故意遺忘。無奈與故意，固然意謂著被動或主動的不同人生際遇，卻也暗藏著世人迎接生命痛楚的選擇權。

《迷路》是一首青春小詩，亦是一首私密情詩。但是陳芯宜導演打造的另一折故事《阿霞的掛鐘》卻試圖以時下最熱門的話題：都市更新，記錄下時代變遷的印痕。

陳芯宜是台灣新生代影像工作者中最有視覺企圖，亦是最能從砂礫中萃取精華的創作者，《阿霞的掛鐘》描寫罹患了失智症的譚艾珍回到了故居舊屋，還在與老鄰居顧寶明計較著究竟記不記得往日細節時，轟然一聲牆垮了，觀眾這才明白他們正處於一幢已經殘破不堪，即將拆毀重建的破舊公寓中。

斷垣殘壁，是不是像極了失智人的大腦圖像？快速更新市容的城市，是不是也像極了罹患失智症的老人？病魔不是正假「都更」之名，挾帶強力的「力可白」塗劑，要把人生記憶大塊抹去？《阿霞的

掛鐘》的不俗與不凡，就在於陳芯直從個人病痛透視到了文明病痛，也順便質疑了記憶的重量：人類因有記憶，且善用記憶，所以成了萬物之靈，然而，記憶又是何等脆弱，隨時都會消失，沒有了記憶，永恆又有什麼重量呢？文明的價值與意義又何在呢？

《昨日的記憶》另外還有《通電》和《我愛恰恰》兩折，細緻地呈現人一旦失智了，記憶崩毀了，時間斷裂了，就再也難以透過言語，精準述說自己的心聲；殘缺固然讓人生有了遺憾，卻未必不能找到另外的救贖之路，日本導演小泉堯史根據小說家小川洋子的原著改編的《博士熱愛的算式》則是另闢蹊徑，玩了兩個有趣的時光命題。

首先，生命可以重來該有多好？寺尾聰飾演的博士因為腦部受到重創，從此只剩80分鐘的記憶能力，每天如此周而復始地演出失憶與記憶的傳奇，深津繪里飾演的新管家每天與博士見面時，都要重複來一段似曾相識的開場白，每80分鐘就重來一回的人生，難免讓人不耐，但是聰明的人卻能找出因應之道，陌生得以變熟悉，輕重拿捏就更自如了。

其次，斷簡殘篇的人生，還能守住一點美的追尋，該有多好？博士雖然記不得時間，也記不得人名與人臉，卻對數字超級敏感，任何一個數字他都能解讀出人間至情真理，聽著他娓娓細述數字人生，他的記憶殘缺讓人扼腕，但是他僅能守住的那份美，就讓人更加疼惜了。失去與僅存的細細對比，自有不凡的重量意義了。

第三樂章：童年的告別

童年的美好或陰影，就像顆種籽，會在未來的歲月裡兀自開花。童年時候，世界很小，心卻很大，有說不完的梦想，還有願意奔馳追逐的熱情；長大成人後，世界很大，心卻變小了，只注意數字

起降，只在乎業績得失，只在乎升遷名利，成長讓我們忘了最單純的青春，最原初的夢，還有最簡單的愛情。

台灣導演林書宇改編自畫家幾米《星空》的同名電影，把美好的祝福獻給了年輕的孩子，把人生的殘缺留給了世故的成人。人生因為殘缺，所以有憾；然而人生同樣因為殘缺，所以會去追尋。《星空》的核心關鍵字就在「殘缺」，趣味在於每個人對於殘缺的反應。

《星空》中，徐嬌飾演的小美，至少有三個人生殘缺：她的梵谷「星空」拼圖，少了最核心的那一塊拼圖；爺爺臨終前替她做的木頭大象，缺了一隻腿；看似美滿的家庭，卻因為父母不合，終日吵著要分手。

星空拼圖的殘缺，因為徐嬌遇上了林暉閔飾演的小傑，而得到了補齊的機會，一份兩小無猜的真情陪伴，也讓小美在小傑陪伴下，回到爺爺的山居小木屋中，找回了遺留在爺爺的工作檯上的大象的殘肢。但是他們的雙親卻都另外面臨著留不住愛情，也留不住幸福的人生殘缺。

《星空》委婉地陳述著世間男女老少都有生命殘缺，卻又矢志追尋，追求圓滿，小美與小傑的失落與追尋，看似平凡，卻親切自然，散發著人同此心的共振餘韻，他們的清純無邪，豐潤了年輕影迷的夜夢星空，更以親切的呼喚，慰解了還會作夢的不老靈魂。法國導演Yann Samuel其實亦有著類似的青春悸動，所以才會在《給未來的我（L'âge de raison）》完成了一闕青春之歌。

《給未來的我》描寫一位名叫瑪格麗特（Marguerite）的女孩，因為父母離異，家境又清苦，獨力撫養她們姐弟長大的母親，困於生計，連瑪格麗特鍾愛的豎笛都給典當掉了。瑪格麗特小學

時曾在音樂會上獨奏演出莫札特的「A大調豎笛協奏曲」，這首曲子是她童年時光最美麗的回憶之一，因為她曾經目睹離家出走的父親偷偷來到音樂會，聆聽她的吹奏。正因為童年太苦了，她早早就立下志願，絕不回頭，從此只往前看，也往錢看，偏偏在事業有成的40歲生日前夕，接到自己在7歲時寄給未來自己的信與筆記，才想起了已然慘白的昨天。

這堆童年雜物中，有一卷卡式錄音帶，裡頭就保留著當年她演出「A大調豎笛協奏曲」的錄音，單軌又樸實的錄音，訴說著最最素樸的童年光影，那份簡單與單純，對於如今只斤斤計較著利潤數字的瑪格麗特，已經是太過奢侈的禮物了，蘇菲·瑪索（Sophie Marceau）飾演的成年瑪格麗特從功利女人的軀體覺醒過來的癡慕神采，其實也召喚出世人的青春之夢了。

第四樂章：音樂的叛逆

青春的無奈之一往往在於長輩總訂下一堆規矩，要求你依循照辦，然而，青春的可貴則在於人們往往可以憑著自由意志，做出選擇，究竟要做別人的影子？還是做自己？痛下決心之前的矛盾，以及突圍的勇氣與毅力，都記錄了青春的血性。

瑞典導演歐拉·辛蒙生（Ola Simonsson）與約翰·史特傑恩·尼爾森（Johannes Stjärne Nilsson）執導的《噪反城市（Sound of Noise）》，從人間「樂音」與「噪音」的對比中，找到了叛逆的人生重量的。

Amadeus是莫札特的小名，《噪反城市》男主角的小名叫做「Amadeus」，但是Bengt Nilsson飾演的Amadeus卻不是音樂神童，雖然出身音樂世家，雖然弟弟是知名的指揮家，整個家族卻唯獨他少了音樂細胞，只能去當專辦恐怖分子的警探，而

且他遇上的六位歹徒是每回犯案都會留下節拍器的「音樂」恐怖分子，他們不但闖進手術室，也會搶劫銀行，還會破壞音樂會，更會佔領電廠，他們的暴力目標只想用手術房的醫療器材、銀行裡的顧客號碼牌顯示器，重機器噪音，甚至還有浮盪在空中的線纜聲與電磁波噪音來顛覆既定的音樂模式，他們只想造反，只想挑戰約定俗成的雅音美學。

做不了正規音樂家的Amadeus，卻是這六位音樂恐怖分子的知音，最後他不但親臨鼓掌，甚至還創作了一首集合電力、燈光及雜音的「光音」交響樂共襄盛舉，造反有理，噪音極美的論述，成就了《噪反城市》最鮮明的青春特質。

台灣導演陳大璞的《皮克青春》則是用小提琴和小鎮，完成祖孫三代之間的父權與背叛的青春之歌，曾宇謙飾演的阿森是位音樂神童，但是石峰飾演的爺爺卻認定學音樂不能當飯吃，孫子得乖乖學業，繼承醫生家族的衣鉢，森爸張克帆亦早已順服，阿森亦不敢不從），但是回到升學教室的阿森卻遇上了想要組樂團的同學，為自己的音樂青春找到另外的出口，阿森的奮鬥同樣喚醒了森爸的往日夢想，因而演出了早該在20年前上映的叛逆之歌。

空間美術的古舊氛圍是《皮克青春》極具魅力的視覺元素。長形的屋宇結構，得走過診所才能進入自家的古老建築，帶出了石峰爺爺所象徵的古老威權，住家與診所的合而為一，讓家父長得以最便捷的方式監控兒子的行醫能力，也得能在飯桌上叮嚀孫子的學業與音樂選項，空間張力極高的診所住家，讓家父長的陰影得著了附身的魔力。

青春的容顏，青春的身影，孕藏著世界男女的夢想與祈願，2012年台灣文學館舉辦的青春影展提供了八個解讀青春的觀察角度，細細品味，也是一個難忘的夏天了。☒